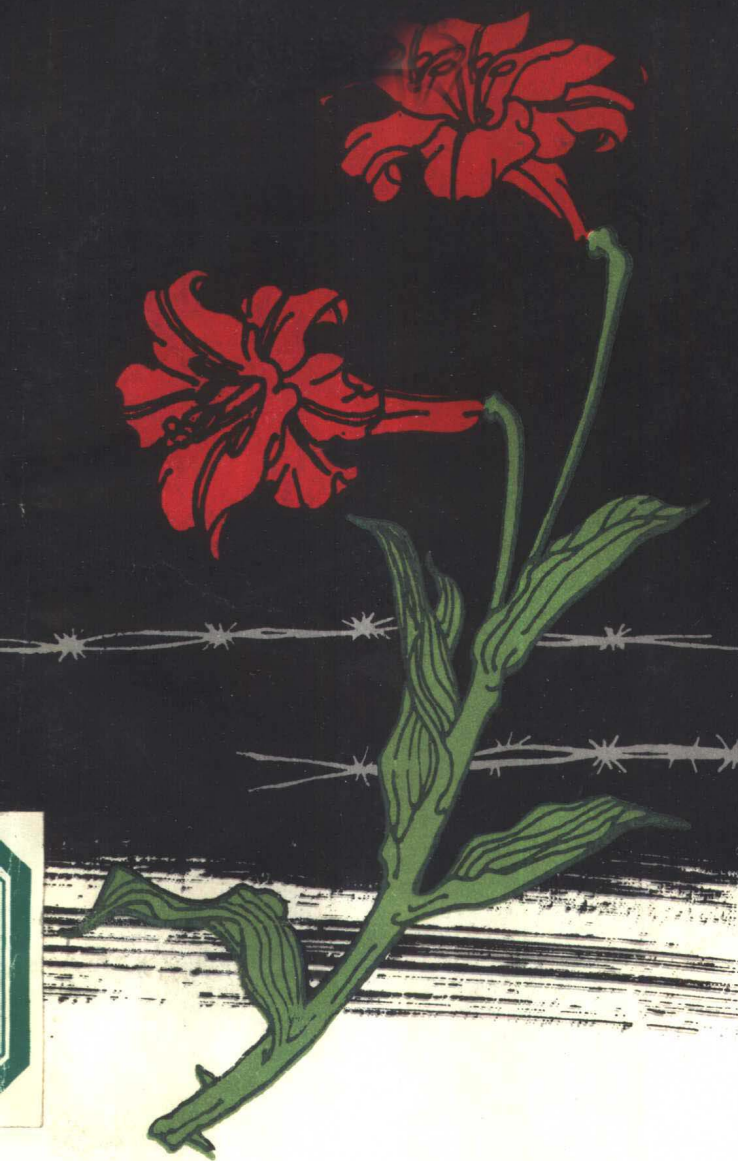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纪实小说 沈大力 著

# 悬崖百合

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

# 哈耶克紀念文集



# 悬崖百合

长篇纪实小说

沈大力 著

# 悬崖百合

沈大力 著

•  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 77 号)  
北京华新印刷厂印刷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  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2插页 183千字  
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10,805册

•  
ISBN 7-5059-0065-X/I·38

---

书号：10355·1065 定价：1.45元

## 目 录

序 曲 .....	1
第一篇 生命的黎明 .....	3
第二篇 嘉岭塔影 .....	34
第三篇 盘陀路上 .....	85
第四篇 梦回天壤 .....	152
第五篇 山河魂 .....	190
第六篇 麒麟岩 .....	254

## 序 曲

是啊，我曾那样，  
那样常去梦境里流浪，  
浪迹天涯，  
流落到莫名的异乡。  
在起伏的山岗，  
透过波动的云浪，  
我瞥见一支驮队  
迤迤悠悠晃在盘陀路上。  
白昼，它浮游于碧绿的林海，  
黑夜，它沐浴着皎洁的月光，  
更有驮畜的铜铃声  
远彻沉寂的蛮荒，  
回荡在茫茫的天壤。

这时，我仿佛听见  
马帮里有人在低唱，  
歌声飘忽而至，  
柔抚着我的心房……

最后，一切又渐渐消失，  
唯余那驮队玄奥的影象，  
忽隐忽现在蔚蓝的穹苍，  
唯余那铜铃的悠悠乐音，  
还不时响在我的耳旁：  
叮当……叮当……

## 第一篇 生命的黎明

—

宇宙茫茫，自鸿蒙开辟，天玄而地黄。天长地久，玄黄冲突，翻覆不迭……

物换星移，也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喜马拉雅运动波及而今的陕北，使那儿的地壳又一次激烈震荡，突兀而起，顶部为厚层离石黄土和马兰黄土所披盖。

时迁势易，又不知经历了几代几纪，那座华夏元祖轩辕黄帝乘龙飞天的高原，日复一日地被暴风漫卷，骤雨击溅，剥蚀成沟谷交切的塬、梁、峁。天造地堂，为赤县子民开辟了黄灿灿的伊甸园。

海天龙战血玄黄，  
披发长歌览大荒。

玄览古今，多少回，黄土高原狼烟滚滚，中华民族为生存、自由和独立驰骋疆场，前仆后继，奋斗不息。

及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芦沟桥上一声霹雳，点燃了



抗日的冲天烽火。

接着，平型关大捷，消息象腾腾生烟的地雷引线般在山东、河南、江西及整个大后方引起爆破，召唤不甘当亡国奴的人们奔赴黄土莽原上的抗日中心延安。

在那涌向民主圣地的人潮中，一对对革命伴侣热血沸腾，渴望蔚养民族的花朵，结出爱情的果实。

这样，当年秋天，在本世纪一场新的“振荡运动”中，我在古远的，崛起而起的黄土高原，在那举世瞩目，耸入云天的“窑洞城”里出生，诚可谓一个大动荡时代的产儿。

延安位于黄土高原中部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，周围有嘉岭山、凤凰山和清凉山鼎峙，环抱一个形势险要的大川。

嘉岑在大川东南，俗称宝塔山，山上屹立一座唐代宝塔，庄严雄伟，被视为延安的象征；山下流着延河，清水缘城廓，曲折悠悠地向东淌去。

从延河畔举目四望，各山坡上一排排，一层层的窑洞，纵横相叠，星星点点，颇象一座座自然的大蜂房。说起来，这些延安人的窑洞群体造得巧夺天工，胜似古希腊天才工匠泰塔洛斯在地中海克里特岛上建筑的神奇迷宫。

确实，你若登山趋近一看，这些窑洞各不相同，有依势挖在山里的“黄土洞”，有从底到顶砌砖石垒的“接口洞”，还有辟坡为地，用石块券拱，顶上覆以厚土的“石窑”。不少窑洞间有隧道，孔孔相通，浑然一体，引游者心生寻幽探胜之念。洞内，清洁高敞，从穹窿到墙壁粉刷得一片雪白，靠墙砌炕，或在硬地上置床；门在正面，挂一块白布帘子，左边开一明窗，采光通风，冬暖夏凉。而且，座座

洞前，均辟地成坪，形似院落。春夏之际，洞口草木危悬，葱茏竞秀，别具一番陕北高原奥妙的乡土意趣。

窑洞城的奥妙，多在东北角的清凉山麓；那山系红色砂岩，其上终年松苍柏翠，顶巅缥缈凌空，若莲花挺秀，故曰莲花峰。从延河左岸攀登，在悬崖峭壁之间拾级而上，过一块裸露于万绿丛中的“点金岩”，就到了闻名遐迩的“万佛洞”，一个红尘扑不到的禁地，里边约略有万余尊菩萨，多数镂雕在两边石壁上，大小悬殊，情态各异，各领神韵给人一种宗教玄秘，怡然出世的感觉。

万佛洞下是撒珠坡，相传有位仙人曾在此撒过许多晶亮的珍珠，因得美名。而今，仙踪杳渺，唯有那坡上的野草依旧岁岁枯荣，原先撒落的颗颗珍珠，或许都成了草丛中争艳吐芳的朵朵山花了。

撒珠坡上，还有个仙石洞，大概也是昔人遇仙的去处，洞内一座“桃花源”，四季落英缤纷，偶尔还有粉红的花瓣飘出洞口，给尘世送来仙界的余香；里面的巨岩上刻着一首首古诗，文人墨客雅称其为“诗湾”，意境虚幻，高深莫测。

清凉山有不少前人凿的旧石窟。时下，抗大的学生们又亲手挖了许多新窑洞，使一个多年沉寂的荒岭又生机勃勃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我正是从这被新时代浓烈的生活气息所唤醒的幽僻山野，从深邃的黄土宫殿里降临到广漠无垠的宇宙，睁眼目睹一个在矛盾中变化无穷的世界。

我出世时，在窑洞给婴儿接生的是国际救济总署的一位女医生。若是一个神童投胎，也许会注目她左臂戴的红十字袖章，可惜我是凡人的骨肉，没有一滴圣贤的血液，从母腹落

地，就不曾遵循先人谆谆训诫的“世界和谐”，反而“哇”地一声，冲破土窑里紧张的沉默，发出一个幼稚生命本能的呐喊，预示他对丛林法则的先天反抗。

在那依青山，傍绿水的石洞里，宝宝眼里噙着泪花，但从不曾有鲛人来用绢帕给他擦擦脸，为他低唱几首迷人的催眠曲。噢！没有，他甚至没有摇篮，终日独自躺在又硬又凉的土炕上，可怜得象个被扔在冷僻角落里的弃儿。

不过，我从出生就有被人扶摇之感，还没见世面，就朦朦胧胧觉得地球在不停地运动。因为，我的土炕整天震荡，有时猛烈到让人觉得天翻地覆的程度。我便以为那孔窑洞，乃至整座清凉山都是一个大摇篮，一刻不息地，迅疾地摇动着，摇动着，催促我快快长大，早日成人。着实想来，天之厚我，可谓至矣！

我确实也没有辜负彼苍之厚，似乎象赫拉克莱斯一样早熟，急着弄清造物主在怎样用无形的手晃动我的摇篮，于是常常在铺着草蓆的土炕上慢慢爬动，凑到亮处，透过圆拱形纸窗上的窟窿往外瞧，见一群大得出奇的蜻蜓在天空嗡嗡地盘旋，其中几只突然朝我们的山坡俯冲过来。妈妈正巧进屋，见势不妙，赶紧抱起我，躲到桌子底下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们的窑洞口蓦地轰隆一声，掀卷漫天尘土，窗户咯咯地晃动。我吓得浑身哆嗦，直流眼泪，紧紧偎在母亲温暖的怀里，感到她急喘的，热乎乎的气息拂着我的面颊。

“乖孩子，别怕！妈妈在这儿。”母亲给我擦着泪水说，“爸爸会用枪把日本鬼子的飞机打下来的！”我不懂什么是“日本鬼子”，只后悔前几天不该把闯进窑洞的那只泡泡眼蜻蜓放走，让它长大，变得这么凶恶。

刹那间，窑洞外边又有几处爆炸，邻舍传来沉重的塌陷声和顷刻被窒息的惨叫。这时，母亲急忙抱我起来，一个箭步奔出去，发现右侧的几孔窑洞口都炸塌了，人全埋在土底下……

等到近邻们赶来把土挖开，我瞧见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儿躺在一滩泥泞的鲜血里，左胳膊被炸断，右臂还紧接着一个布偶，似乎要竭尽全力保护她那无生命的小朋友。我凝望她滴血的嘴角，怯生生地问：“妈妈，她不疼吗？”

“孩子，她已经死了。”

母亲的回答饱含着悲哀。她知道那女孩儿的父母都是准备第二天上前线打日本鬼子的。

从那时候起，死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投下了一种可怖的阴影，而且跟突如其来的“日本鬼子”、“飞机”和“炸弹”等联系起来，使我开始以感性去揭示那个“大摇篮”的全部奥秘。

当然，象我所目睹的那种炸弹命中窑洞的情况，毕竟鲜见。清凉山黄土层极厚，窑洞挖得很深，有砂岩层保护，并且相互间多有隧道沟通，本身就形成坚不可摧的防空掩体。通常，飞机要炸死栖息山中的一只乌鸦都不甚容易。日本鬼子只有屡屡空袭袒露在川中的延安城，直到把突出的城墙全部炸平。

事实上，敌人的狂轰滥炸，并没能破坏，而且无法阻止延安的飞速发展。1937年，党中央迁来之时，“窑洞城”仅有三千“穴居人”，转眼就逾越十万。军民合力新挖了满山遍野的窑洞，以应住宿之需。可以想象，人们为此要付出何等艰苦的努力，而处在启蒙之始的我，正是这场大规模新愚公运动的目击者。

敌机掀起的烟尘消散之后，清凉山立刻恢复平日的紧张劳动。人们纷纷走出窑洞，有的在空坪上席地而坐，用破布条打草鞋。有的奔到山下操场、河边去搬运日本鬼子扔下的颗颗炸弹残骸，送至兵工厂制造手榴弹；还有的在山腰抡起镐头，继续挖洞，象暴雨初霁时的工蚁一般，边掘边往外运土，忙碌不辍。整个集体热情洋溢，欢笑声不绝于耳。有时，去八路军大礼堂集会的抗大青年列队而过，唱着他们的校歌：

黄河之滨，  
集合着一群，  
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。  
人类解放，  
救国的责任。  
全靠我们来担承。

高昂的歌声冲上延安的蓝天，在如絮白云中起伏荡漾，引起万籁共鸣，使这儿生活的氛围更为开朗，振奋人心。

放眼山坡，灌木丛丛，野草滋蔓，嫩绿凝烟。窑旁，石罅间，到处开满洁白、粉红、淡紫和深蓝色的牵牛花，给大自然添上一种奇异的，爽心悦目的美色。还有，在日影浮动下，风化裸露的土层时而泛黄，时而呈赭石颜色，变幻不定，越发引人遐思。

对一个刚学步的幼儿，成人的理想他是难以理解的。可是，当时清凉山那种蒸蒸向上的朝气迎合了我自发的生机。驱散了炸弹“摇篮”造成的恐惧。千万开山猛士劳动的节奏，

他们的激情和热望，使我置身于另一个摇篮，一个培育生命的，象母腹般温暖的巨大摇篮，而它留给人的印象竟是那么深刻，以至于到45年后的今天，我遥途回首，孩提所见的一切情景，依然历历在目，仿佛又回到了人生之初，又听见了那朝日出山的前奏：

象黄河之水，  
汹涌澎湃，  
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。  
向着美好的未来，  
前进，前进，  
我们是新社会的先锋！

## 二

记得，我刚能站立，就显出不守本分的天性，不愿再呆在窑洞里了。一有机会，我便蹒跚到外边，长时间扒在土岗上，往四面瞧个不停。当时，我母亲是抗大的医生，一天忙到晚，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。她见我总想一个人往外跑，十分担心。领导上也怕出事，给她派了个勤务员，负责看管我。

这勤务员是个小红军，名叫向阳子。人还不满13岁，戴一顶无徽八角帽，因为个子矮，跟长辈们攀话时总仰着头转来转去，一般人就叫他“向日葵”。他自己也成天象只麻雀，跳跳蹦蹦地唱着：

什么花开花向太阳？

什么人拥护共产党？  
葵花儿开花朝太阳，  
老百姓拥护共产党！

小红军唱起歌来那么快活，让听的人都心花怒放，感到延安山沟里空气异常新鲜，阳光格外明朗。

在延安这座红色都城里，向阳子这样的红小鬼是很常见的。他们有的是跟全家一起参军，以防留在故土受反动派残害，有的是红军长征沿途收容的孤儿，一般都当通讯员、司号员、侦察员，编在各个连里。他们以部队为家，象“团的儿子”，特别受众人宠爱。

不过，向阳子偶尔也有忧愁。他曾向我母亲透露心事：

“柳医生，我就是不愿戴这个青天白日帽徽！”说着，他摘下帽子，掏出藏在上衣口袋里的红五星，轻轻拼上去。然后，他凝眸聚思，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
“谁愿意戴呵！”我母亲无可奈何地说，“现在抗日，建立统一战线，咱们改编成八路军，规定都得戴国民党帽徽。”

“我就不戴！”小勤务员大声喊起来。

“向阳子，你是老红军啦！资格比我老，懂得遵守纪律。”母亲认真地说，温柔地抚摸“向日葵”的头发。

我不懂该遵守什么纪律，只觉得向阳子保存的红星十分好看，心里向着那小红军。至于他为什么拒绝青天白日帽徽，说话还那么冲动，我始终有些纳闷。

不管怎么样，自从“向日葵”来了，我的活动范围变大了，视野更开阔了。他天天下山到延河挑水，边走边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而且总领着我去看这看那，两人形影不

离。一次，在延河边上，我瞅着清波簸荡的宝塔山倒影出神，突然冒出了一直闷在心的问题：

“向阳哥哥，你妈妈在哪儿呢？”

小红军没有回答，倏忽转身向北张望，泪水扑簌簌地落在洗成了浅黄色的军装上。继而，他干脆蹲下，两手捂着小脸蛋，禁不住呜咽起来。我忙上前扯住他的衣角，也跟着哭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没见“向日葵”流泪。相反，他似乎忘了在河边哭过，同往常一样，又沐浴在阳光里，无忧无虑，到处唱着歌。有一天，他特别兴奋地跑来，拉着我的手说：

“云崖，我要跟部队上前方啦！蒋该死要投降日本鬼子，一心消灭共产党，派胡宗南来进攻咱边区，我们去赶走这帮坏蛋。等打了胜仗，我再回来看你！”

“向日葵”走了。他匆匆带走了我短暂的欢乐。小云崖痛哭一场后，又整日被关在窑洞里。更不幸的是，母亲不久进党校，父亲去马列学院，只得把我送到离延安二十五里地的一个村庄，交给老乡抚养。

我被“流放”的去处，是一座荒村，穷山恶水满目黄土衰草，又遭逢连年战争，老百姓生活贫困不堪。收容我的那家农户则更穷得可怜。他们自家的娃娃都喝稀米汤，自然无法厚待我了。一个月后，我被折腾得骨瘦如柴，长了一身虱子。更糟糕的是，我突然患了可怕的伤寒症，等母亲闻讯赶到，已经连日高烧，奄奄一息。荒山僻野，呼天抢地也无人响应。母亲见孩子没救了，含泪忍悲，用津贴在村里买了几块木板，钉成一个小棺材，以备后事。这样，我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，就要“寿终正寝”了。

说也奇怪，我那一回竟然没有死，今日还能回味这段辛



酸。其中的原委，都是母亲后来向我备述的。

我病危的当天，跟我母亲一起赶到异地山民家的，还有老红军王炳玉。在我只等装进摆在炕下的小棺材，就此饮恨黄泉之时，母亲哀叹道：“要是能有一剂退烧针，也许还有救。”老红军原已心焦如焚，一听这话，忙说：“柳医生，你留下照看孩子，我去找药来。”言罢，他星夜上路，不知从何方神山取来了起死回生的仙草。

母亲赶紧做最后的努力，两手颤巍巍地给我注射。尘世果然有奇迹，我血液里输进了“生命水”之后，居然双唇微动，慢慢启开眼睑，终于绝路逢生了。

妈妈抬头望望老红军，眼里闪着泪光。她的惊喜，她由衷的感激，都溢于外表，无须用言语来形容了。

“没有老王连夜取药，你早死了。”母亲在全国解放后屡屡对我说，每次都引起我亲切的怀恋，和无处寄托的哀思，心海久久不能平静。

童年的记忆有的模糊，有的清晰，而且总是逐渐显现，愈来愈明的，宛如雾濛濛的大海里涨潮，波澜从遥远的天际掀动，缓缓滚过来，一阵阵，后浪推前浪；一排排，此伏彼起；一层层，高高低低。它有如无数条游龙在追逐、嬉戏，碰到礁石，就迸溅激荡，卷起千堆白雪；一旦冲到岸边，就突然一跃而起，“哗”地一声，扑落到沙滩上，汇成巨大的轰响，在沉思者的胸中回荡……

“孩子，吃吧！”老王把涂着蜂蜜的烤馍馍干递给我说，“往后，我来招呼你，等病好了领你出去玩，咱们到远处，爬大山！”

我咬了一口馍馍干，初次尝蜂蜜，甜到心底，不禁抬眼